

# 陳寅恪先生文集(四)



# 陳寅恪先生文集(五)



柳如是別傳上

陳寅恪先生文集四

俞大維題



柳如是別傳下

陳寅恪先生文集  
五

俞大維題



柳如是別傳 全二冊 陳寅恪著

發行人：徐 秀 榮

發行所：里仁書局

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九六號

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0巷1-9號(三樓)

電話：· 3913325 3517610

印刷所：七海印刷有限公司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 二月廿五日

郵政劃撥：· 0157293-8「里仁書局」帳戶



照時書本作寫在者作

河東君初訪半野堂小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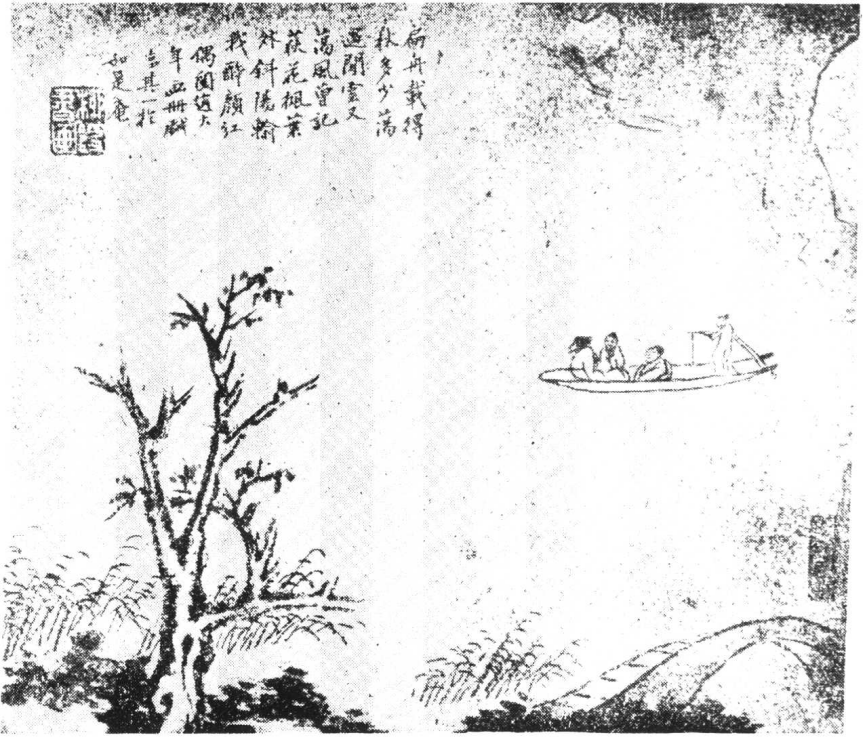


清余秋室繪東河初訪半野堂小景



一之迹畫是如柳





二之迹畫是如柳



三之三畫是如柳

## 附記

史家紀事自以用公元西曆爲便。但本稿所引資料，本皆陰曆。若事實發生在年末，則不能任意改換陽曆。且因近人所編明末陰陽曆對照表，多與當時人詩文集不合，不能完全依據也。又記述明末遺民之行事，而用清代紀元，於理於心，俱有未安。然若用永曆隆武等南明年號，則非習見，難於換算。如改用甲子，復不易推記。職是之故，本稿記事行文，往往多用清代紀元，實不獲已也。尙希讀者諒之。

錢柳逝世後二百年，歲次甲辰夏月，陳寅恪書於廣州金明館，時年七十五。

目次

第一章	緣起	.....	一
第二章	河東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測及其附帶問題	.....	一七
第三章	河東君與「吳江故相」及「雲間孝廉」之關係	.....	三九
	附河東君嘉定之游	.....	
第四章	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	.....	三四三
第五章	復明運動	.....	八七
	附錢氏家難	.....	

與耦耕舊侶同遊之嫌，所以聊慰平生老友之微意，未必遲至崇禎十四年辛巳春間，始遣人持書遠至新安，作此預約也。但檢初學集肆陸「遊黃山記序」略云：

辛巳春余與程孟陽訂黃山之游，約以梅花時，相尋于武林之西溪。踰月而不至。余遂有事于白嶽，黃山之興少闌矣。壬午孟陬虞山老民錢謙益序。

及有學集壹捌「耦耕堂詩序」略云：

崇禎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陽卒于新安之長翰山。又十二年，歲在甲午，余所輯列朝詩集始出。〔初〕辛巳春，約游黃山，首塗差池，歸舟值孟陽於桐江。篝燈夜談，質明分手，遂泫然爲長別矣。

黃山記作於崇禎十五年正月，耦耕堂序作年雖不詳，亦在孟陽既卒十二年以後，皆收齋事後追憶之筆。兩序文意，若作預約孟陽於辛巳春爲黃山之遊，而非於辛巳春始作此約，則與當日事理相合。然繹兩序文之辭語，似於辛巳春始作此約者，恐是收齋事後追憶，因致筆誤耳。或者收齋當崇禎十三年冬春之間，新知初遇，舊友將離，情感衝突，心理失常之際，作游黃山記時，正值河東君患病甚劇。作耦耕堂詩序時，撫今追昔，不勝感慨。此等時間，精神恍惚，記憶差錯，遂有如是之記載耶？至若游黃山記之一云：「二月初五日發商山，初七日抵湯院。」證以初學集壹玖「東山詩集貳」下注：「起辛巳三月，盡一月。」之語，則此記「二月」之「二」字，乃是「三」字之譌，固不待辨也。

復次，孟陽與牧齋之關係，其詳可於兩人之集中見之，茲不備論。但其同時人如前第叁章引朱鶴齡愚庵小集「與吳梅村書」，載宋轅文深鄙松圓，稱爲牧齋之「書傭」。後來文士如朱竹垞論松圓詩，亦深致不滿。茲略錄朱氏之言，以見三百年來評論松圓詩者之一例。

明詩綜陸伍所選程嘉燧詩，附詩話云：

孟陽格調卑卑，才庸氣弱。近體多於古風，七律多於五律。如此伎倆，令三家邨夫子誦百翻兔園冊，卽優爲之，奚必讀書破萬卷乎？牧齋尙書深懲何李王李流派，乃於明三百年中特尊之爲詩老。六朝人語云：「欲持荷作柱，荷弱不勝梁。欲持荷作鏡，荷暗本無光。」得無類是與？姑就其集中稍成章者，錄得八首。

夫松圓之詩固非高品，自不待言。但其別裁明代之僞體，實爲有功。古今文學領域至廣，創作家與批評家各有所長，不必合一。松圓可視爲文學批評家，不必爲文學創作者。竹垞所言，固非平情通識之論也。

松圓與牧齋兩人平生論詩之旨極相契合一點，茲姑不論。唯就崇禎十三年冬春之間，兩人之交誼言之，則殊覺可笑可憐。松圓本欲徇例往牧齋家度歲，忽遇見河東君亦在虞山，遂狼狽歸里。牧齋又約其於西湖賞梅。松圓因恐河東君亦隨往，故意負約不至杭州，俟牧齋獨遊新安，訪孟陽於長翰山居。孟陽又復避去，蓋未知河東君是否同來之故。及牧齋留題於山居別去之後，松圓返家，始悉

河東君未隨來遊，於是追及牧齋於桐江，留此最後之一別。噫！年逾七十垂死之老翁，跋涉奔馳，藏頭露尾，有如幼稚之兒童爲捉迷藏之戲者，豈不可笑可憐哉？牧齋固深知孟陽之苦趣，於孟陽卒後，其詩文中涉及孟陽者，則往往追惜於桐江之死別，情感溢於言表。由今觀之，牧齋內心之痛苦，抑又可推見矣。

牧齋此次，即崇禎十四年二月之大部分時間，滯留杭州。其踪跡皆於初學集壹捌東山詩集壹，寓杭州諸詩中，推尋得之。檢此集此卷所載諸詩，自「有美詩」後至「餘杭道中望天目山」，只就牧齋本人所作，而河東君和章不計外，共得九題。取東山訓和集貳所載牧齋之詩參較，則初學集所載多東山訓和集五題。蓋此五題之所詠，皆與河東君無關故也。但此五題雖與河東君無關，然皆牧齋崇禎十四年二月留滯杭州所作。在此時間，牧齋既因河東君之未肯同來，程松圓復不願踐約，失望之餘，無可奈何之際，只得聊與當時當地諸人，作不甚快心滿意之酬酢。實與此時此地所賦有關河東君諸詩，出於真摯情感者，區以別矣。此類酬應之作，原與本文主旨無涉，自可不論。唯其中亦略有間接關係，故僅就其題中之地或人稍述之，以備讀者作比較推尋之資料云爾。

初學集壹捌東山詩集壹「樓水訪卓去病」云：

（詩略。）  
寅恪案，有學集叁貳「卓去病先生墓誌銘」略云：

去病姓卓氏，名爾康。杭之塘西里人。

又光緒修唐棲志貳山水門「官塘運河」條云：

下塘在縣之東北，洩上塘之水，受錢湖之流，歷五林唐棲，會於崇德，北達漕河，故曰新開運河。

據此知牧齋於崇禎十四年正月晦日，即廿九日，在鴛湖舟中賦有美詩後，當不易原來與河東君同乘之舟，直達杭州。初次所訪之友人，即「杭之塘西里人」卓去病。後此九年，即順治七年，牧齋訪馬進寶於婺州，途經杭州，東歸常熟，有學集叁庚寅夏五集「西湖雜感」序云：「是月晦日記於塘栖道中。」亦由此水道者。蓋吳越往來所必經也。

「夜集胡休復庶嘗故第」云：

惟餘寡婦持門戶，更倩窮交作主賓。

寅恪案，此兩句下，牧齋自注云：「休復無子，去病代爲主人。」又初學集捌壹載「爲卓去病募飯疏」一文，列於「書西溪濟舟長老冊子」及「追薦亡友綏安謝耳伯疏」後。故知此三文當爲崇禎十四年二月留滯杭州同時所作也。休復名允嘉，仁和人。事蹟見光緒修杭州府志壹肆肆文苑傳壹。「西溪鄭庵爲濟舟長老題壁」云：

頻炷香燈頻掃地，不拈佛法不談詩。落梅風裏經聲遠，修竹陰中梵響遲。

寅恪案，初學集捌壹「書西溪濟舟長老冊子」略云：



獻歲擊舟游武林，泊蔣邨，策杖看梅，徧歷西溪法華，憩鄭家庵。濟舟長老具湯餅相勞。觀其舉止樸拙，語言篤摯，宛然雲棲老人家風也。口占一詩贈之，有「頻炷香燈頻掃地，不拈佛法不談詩。」之句，不獨傾倒於師，實爲眼底禪和子痛下一鉗錘耳。師以此地爲雲棲下院，經營數載，未潰於成，乞余一言爲唱導。辛巳仲春聚沙居士書於蔣邨之舟次。

光緒修杭州府志卷伍寺觀貳「古法華寺」條云：

在西溪之東，法華山下。明隆萬間，雲棲株宏以雲間鄭昭服所捨園宅爲常住，址在龍歸徑北，約八畝有奇。初號雲棲別室，俗名鄭菴。崇禎〔六年〕癸酉秋郡守龐承寵給額稱古法華寺。

此條下附吳應賓（吳氏事蹟見明詩綜伍伍及明詩紀事庚壹伍等。）「古法華寺記」云：

古杭法華山有雲棲別院者，乃雲間青蓮居士鄭昭服所施建也。居士歸依蓮大師，法名廣瞻，雅發大願，將昔所置樓房宅舍山場園林若干，施與彌天之釋，爲布地之金。大師命僧濟舟等居焉。青蓮棄世，其子文學食貧，而此永爲法華道場。衆請郡守龐公承寵捐金給額，改爲古法華寺，濟舟乞余言以紀其事。

前論牧齋崇禎庚辰冬至日示孫愛詩，已引此「書濟舟冊子」之文上一節，痛斥嘉禾門人所寄乞敍之某禪師開堂語錄，茲不重錄。濟舟雖爲能守「雲棲老人家風」之弟子，且能求當世文人爲之賦詩作記，似亦一風雅道人，但據牧齋此文下一節所描繪，則殊非具有學識，貫通梵典之高僧。今忽爲之賦詩，並